

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

金石榴

#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年度精选

2018  
中短篇小说卷  
(下)

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选编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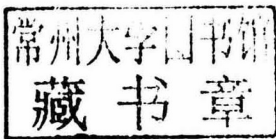


金石榴

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 
作品年度精选

2018  
中国短篇小说卷  
(下)

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选编

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石榴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精选·2018·中短篇小说卷·  
下 /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选编. —重庆：重庆出版社，2019.7

ISBN 978-7-229-14276-6

I. ①金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少数民族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  
中国—当代 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③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32440号

### 金石榴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精选(2018)·中短篇小说卷(下)

JIN SHILIU: ZHONGGUO SHAO SHU MINZU WENXUE ZUOPIN NIANDU JINGXUAN (2018) ·  
ZHONG DUAN PIAN XIAOSHUO JUAN(XIA)

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选编

责任编辑：吴昊

责任校对：何建云

装帧设计：周娟 钟琛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21 字数：263千

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4276-6

定价：50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# 关注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生与多元

## (代总序)

吉狄马加



新岁伊始,《金石榴: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精选》丛书终于和读者见面了。

这套包含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评论等多种文体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文学选本丛书,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与重庆出版集团合力打造的,旨在以实践来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,实现不断推出少数民族文学精品、推出优秀少数民族文学人才、推介少数民族代表性作家及优秀作品,引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愿望。

丛书力求全面立体地展示思想精深、艺术精湛、制作精良的少数民族文学精品力作,以文学的力量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、团结、和谐、进步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。

新世纪已经行进了近二十年,日益成熟的中国多民族文学,已然呈现出令人惊喜的壮阔波澜,正以崭新的勃勃生机,向整个世界传递着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多样性。

中国多民族文学,从来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。多民族文

学几十年的大繁荣大发展,以文学的使命,完成着平等、团结、互助、和谐的民族愿望,多民族的作家和作品,不仅对本民族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,更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着广大的历史意义。今天多民族作家的创作,除了要放在中国当代文化大语境中,还要放在世界文学与国际视野的体系中进行思索与考量。对个人禀赋的探索,对视野格局的开拓,对知识修养的蕴藉,无一不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品质;而对艺术方式、创作经验,以及创作过程中的得失等元素的沉淀与回溯,更是完成好作品缺一不可的核心要义,如此,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更为深远的共生、多元,从而共同开辟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新纪元。

这套丛书共分为《中短篇小说卷》(上、下)《诗歌卷》《散文卷》《评论卷》五部,每卷二十万字左右的篇幅,也许还不足以将2018年中国多民族文学创作事无巨细地容纳呈现,但至少可以说,是一次对一个年度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中的归纳与传播。

这些作品汇集了近四十个民族的作者,作品的内容涵盖了生活的众多领域,切实体现了我们的多民族作者依托地域为自己创作的母体,珍惜生活中的点滴宝贵的精神认知,并进而将这些日积月累储存的文学激情,成就出这些文笔传神、文意丰富的作品。

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是一个心灵在生活之中,长期的储存和积累,同时也是对沉淀于民间的民族文化记忆的探寻、打捞。

精神的困境,生命的求索,现实的直面,未来的希冀,常常是小说作者创作的思考维度与契机,而聚焦新时代、反映新生活、展现新风貌,讲述中国故事、体现民族变迁,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、弘扬民族精神,更无异于诞生小说作品极为必要的美学要求。欣慰的是,我们的丛书中小说作品能够很好地展示这一切,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品格,并将讲品位、讲格调、讲责任,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贯穿于作品的文本内外字里行间,使得作品有了思想性、艺术性、观赏性的有



机统一，不能不说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
作品要弘扬正能量，用光明驱散黑暗，用美善战胜丑恶，让人们看到美好、看到希望、看到梦想就在前方。这可以说是所有文体创作的方向，而尤其是诗歌的追求。丛书中的诗人们以诗歌探问着脚下广袤无垠的土地，在大地之上仰望浩瀚的苍穹，以富有灵性的诗行，播散着或历经艰难困苦后磨炼而出的贵重沉默，或与天地沟通无限畅达后震撼人心的激情，诗学的意境跃然而出，诗意的感性与崇高壮美的民族精神合而为一，抵达了诗学意义上的辩证，以及中国多民族文化中的浓烈悲欢。

《散文卷》作品表现手法丰富，或素朴沉静，或空灵浩远，或深邃激荡，不一而足。进入生活的角度出人意表，而呈现生活的能力从容稳健。作者用自己的独特的心灵律动，谛听着生活中的一切，发现最具艺术审美的生活之源，并以自我的美学素养准确地传递而出。幽微或明亮，清新或温暖，简洁或深刻，无不践行着散文作品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永恒文学规律，以情节生动、细节真实，表达着自我心灵的独特发现，呈现出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贵重的使命感。

理论自觉与思想深度，是《评论卷》的特质。历史感和时代意识，是本卷作品的核心底蕴。其间有阐述了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和民族意识的文本，这是对中国多民族文学有着特殊意义的探索；有从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视域维度，阐释了一种更为博大的文学意识、更为开阔的文学精神的创作，这是对少数民族理论研究工作的不懈追求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要探索与开拓，如何提高少数民族理论研究工作的独特性与有效性，寻找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新观念、新方法，及时解决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中的问题，是今后的新课题，我们有理由，共同憧憬更为精彩的未来。

总体而言,丛书的作者能够不忘初心,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,来认识和书写中国少数民族各行各业,以及整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;能够正确看待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,从更深的精神层面,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的文化结构与文学态势;能够以总体性的认知与思考,进入创作的角度,发现并尽力表达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宝贵的异质性,这是足以令人慰藉的。期待明年的年选丛书,还会看到更多的优秀作品,涌现更多的优秀作家。更期待我们的多民族作者们,在新的一年里,继续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,创作出经得起人民检验的精品力作。

丛书的编写过程繁杂琐细,每卷最后定稿的几十篇作品,并非专题约稿,而是各位分卷主编、编辑,在阅读了几十上百万字的作品后,才凝聚而成的心血。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,几位主编与编辑,已经与丛书的每一篇文章水乳交融不可分割。更有之后联络作者的无限冗杂的工序,以及后期的各项工作,其间的辛苦可想而知。同时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对丛书的全力支持,感谢集团中所有参与出版策划和后期编辑的每个人。

祝福我们的多民族文学事业,永远向前!



## 目 录

### 底 色

马金莲(回族) / 001

### 白

陶丽群(壮族) / 053

### 奔跑的木头

潘 灵(布依族) / 096

### 野 马

尹向东(藏族) / 144

### 亲爱的树

肖 勤(仡佬族) / 187

### 马 嘶

吕 翼(彝族) / 239

### 雪 地

野 海(土家族) / 271

### 黑板擦

夏鲁平(满族) / 298

### 种一地南瓜

朱 雀(土家族) / 307

### 猎 狐

刘 洸(蒙古族) / 318

### 阿 嘉

吉布鹰升(彝族) / 322

# 底色

马金莲(回族)



双膝落地,和瓷砖地面缓缓接触,这一刻,我在努力回想,距离我上次踏进这座四合院的门槛,中间过去了多长时间。

“妈——”马兰喊。

马兰的声音有点假。至少和进门前跟我商量的时候不一样,那种激动、感慨全没了,藏起来了。眼前的她完全是一个孝顺、懂事又贴心的乖女儿。她仰起脸,注视着高处的张桂香。我看不到马兰的脸,看不到此刻她脸上的表情,只能看到一个侧面。侧影自然楚楚动人。炫白的小圆帽,戴在高高盘在脑后的发髻上,耳鬓边露出的发丝乌黑油亮,发丝下的耳朵小巧玲珑,宛如白玉雕刻的一朵雪白的莲花镶嵌在那里。脖子细而长,肌肤细腻白嫩。出嫁并且怀孕生育后,这个原本就长相俊俏惹眼的姑娘,出落成了一个圆润饱满的媳妇。

这排东房是新盖的,地上的瓷砖泛出洁白的冷光。地面很凉,冰凉像细密而快速流动的水,从我双膝跪下去开始,水流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聚拢,很快包围了脚和小腿,接着又沿身体逆流而上。我的下半身正在感受着一种细碎的冰冷。

“妈你知道我们来一趟不容易,我姐她坐了两个钟头的班车哩,她那个腰,坐班车受罪得很。”马兰说道,撒娇的口吻里含着一丝

哀求。

我抬起的目光只看马兰的侧影，我知道只要再抬高五公分，就能看到张桂香的脸。但是我不抬，缓缓垂下头，收回目光，盯着眼前的地面看。眼下的时间需要这样熬过去，只有熬过去，才算是迈过了一道坎儿，这一点来之前我就已经了然于心，所以不急，我气定神闲地等待就是。马兰给我打包票说都包在她身上，她会和张桂香软磨硬泡，她就不信张桂香的心不是肉长的。马兰是张桂香宠爱的女儿，既然她有信心，我只管配合就是，所以我们合谋上演了眼前这登门谢罪、跪地恳求的一出戏。

马兰既担任“导演”，又亲自赤膊上阵扮演重要角色。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今天的主角不是她，也不是我，是坐在王家炕头的张桂香。

地上摆着一双拖鞋，是张桂香的。我能确定。是一双淡红色的棉布拖鞋。

“他对我，是真心好。”我想起三年前的那场争吵中，张桂香还击我的这句话。寥寥数语，但是，像一记闷掌，不偏不斜拍中了我的心脏，深深地伤害了我。没有流血，不见外伤，但这样的内伤，却更加伤人。我认为同时被伤害到的还有马兰，还有早亡的二妹，还有送人的四妹。当然，还有远在异乡的马忠长。当时我号啕大哭，一种被刀刃割裂断开的疼痛在心头冲撞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下了决心，这辈子我不会活着踏进这个家的门槛，哪怕是半步。

拖鞋不是八九块钱一双的劣质便宜货，是比较精致的那种，鞋面上有镂空的花朵形状，鞋底松软轻便。一看就是经过一番精心挑选买回来的。可张桂香并不是个讲究生活细节的女人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她总是大大咧咧，尤其她使用的东西，被褥衣服、鞋袜帽子、化妆品、小饰品，从来不知道讲究。那么这双鞋，是王福全买给她的？



“没看出来啊，看着木讷呆板的一个人，还懂得来这一手。”我在心里冷笑。

冰凉渗骨。我的下半身好像坐在一摊冷水里。窗外是盛夏。今年夏天要比往年热，老人们议论说这些年就没有这么热过。可这屋子里，却像冰窖一样。是因为房子东西朝向采光不足，还是新盖的还没有彻底干透的缘故，抑或是因为房屋的构造本身就有冬暖夏凉的功能？

空气里飘浮着浓烈的卫生香味，是张桂香喜欢的丹花牌卫生香。但是遮盖不住新房子特有的潮味儿，这气味湿重冰凉。透过香味和潮味，一股淡淡的花香在空气里荡漾。我悄然歪头，侧目打量，后墙上开着两扇大窗户，玻璃巨大，洁净明亮，玻璃后面是明媚的蓝天，蓝天下是大团的果树。树枝贴着玻璃把大片绿阴投在窗户上。树是梨树，团团翠绿的叶丛间挂满果子。花香来自前窗。院子里红色空心砖堆砌的花形矮墙围出一个长方形大花园。花园里种满了花。刚才进门时，我匆匆扫过两眼，花正开得热闹，大团大团的红黄紫压满枝头。

肯定是王福全打理操持的结果。仅从这一点上看，王福全就把马忠长比下去了。看来张桂香的话不是自我安慰，也不全是自欺欺人，王福全这个男人，确实比马忠长强啊。就算我不愿意承认，可眼见为实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我还能违心地说人家不好？我在心里感叹了一声。

“我知道妈你也不容易，你拉扯我们姊妹，一把屎一把尿不说，你还供养我们念书，姐姐能考上美院，我能念师范，都是你一年四季站在街头卖果子挣的血汗钱啊……”马兰本来平静的声调，到后来陡然打了个弯儿。她哽咽着，说不下去了。她重重地吸了一下鼻子，说不下去了，从兜里摸出一片纸巾擦起了眼泪。

她真的落泪了吗？

这泪也来得太容易了吧。

我冷笑。但是，心却是酸酸的，好像被人塞进了一把刚拔下的毛刺，静如止水的心浑浊了，泛起一圈涟漪，苦苦的、涩涩的。

我怕自己一开始就在心里撑起来的那个架子，就这样开始动摇，甚而散架倒塌。不，不能受影响，不能倒。若真倒了，散了，我就再也没有勇气继续要求张桂香跟我走了，我这一趟就白跑了，王福全家这个门槛，我算是白登了；这张脸，也白舍了。

张桂香不容易，供养我们念书那十来年确实不容易，艰难到了咬牙硬撑的地步，她确实吃尽了苦头，可现在不都过来了吗？马忠长已经这样了，难道她还和他苦苦计较，还放不下那些陈旧的恩怨？不都过去了吗？不都已经成为记忆里的过往了吗？

我浸泡在冰冷当中，下半身一片冰凉。上半身，尤其内心，在激烈地跳荡、冲撞、斗争、撕扯、纠结。张桂香她放不下，那么我放下了吗？是啊，我放下了吗？

我承认，我没放下，放不下，根本难以放下。如果放下了，我和马兰去看马忠长就是了，大伯为马忠长花费的医药费我们姊妹分担就是了。马忠长拖到油尽灯枯熬完最后一口气，我们姊妹再分摊埋葬费，送他入土就是，我又何苦答应马兰，跟她再次登了张桂香的门。要知道，这不仅仅是张桂香一个人的门啊，更是人家王福全的门。三年前，我那句愤恨决绝的话，是砸给张桂香的，也是抛给王福全的。话已出口，覆水难收。而现在，我食言了。我这是把硬撑着自已苦苦熬过三年的尊严，摘下来放在地上，让张桂香拿脚踩，更是让王福全踩啊。要不是放不下，没完全放下，我这又是何苦呢？

王福全不在现场。他很乖觉，我们姊妹一来，他打过招呼，就出去了，还把门从外头合上了。感觉他给予我们母女的是最充分的空



间。他的高姿态也就显出来了，他不参与不搅和，完全游离，甚至远离。这种事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他不想掺和，他完全和我们分割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尘是尘，土是土。马家的事，和王家扯不上关系，他也不想扯上关系。正是从这一点上，我看出了这个人的厉害和老到。他的智商远远超过了张桂香。同时也表明，他没有把我们母女，尤其张桂香，当做自己人。他这是有意保持距离，留着后路。

张桂香是他的女人。他女人的前夫和前女儿，包括过去的恩怨、眼下的纠葛、以后的隐患，包括人事，还可能有钱财，他都不愿也不会插手。他完全旁观，这一点上他愿意做个外人。这难道能说明，像张桂香一脸幸福地向我们流露的那样，她找到了真正的幸福？遇上了全心全意爱她的男人？虽然是二婚，是石头和瓦片凑成的一家人，但不分心不隔心，没有把她当外人？

王福全的态度，不正是已经摆明，他事实上并没有把张桂香完全当自己人。

可怜哪，张桂香，后半辈子，你真的会幸福吗？

冰凉如水，完全浸泡着我的下半身。我能感觉到，这种冷，这种凉，已经实实在在往腰上延伸。我腰不好，有腰椎间盘突出，是长期枯坐画画造成的。在美术学院的时候，每次写生，我都是最能坚持久坐的学生。四五个钟头，甚至大半天、一整天。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能坚持，一头扎进画作里，我就能忘了外界的干扰。所以一直以来，我都是老师最器重的学生。

世上很多的事，都是祸福相依、正负相伴，我还这么年轻，但是久坐导致的腰部毛病，已经开始折磨我了。如今不能久坐，不能负重，不能劳累，也不能受凉。这一点张桂香是知道的。现在我双膝跪在冰冷的地上，她怎么忍心，她真的忍心？

炕上静悄悄的。张桂香一言不发，没有让我们起来的意思，甚至

都不吭声。她正在干什么？在气定神闲地看着我出丑，把我当成一个大笑话看？难道说明我这一跪失败了，并不会收到我预想的结果？

我不动声色，微微扭动身子，试着调整坐姿。把屁股往左脚上挪挪，变跪为半坐。双腿压麻了，这一动，麻木的神经苏醒过来，一点一点醒，像有很多只蚂蚁在身体里复活、蠕动、爬行，难受钻心。我咬牙忍着。

既然进了这道门，既然这一膝盖已经跪落在地，我就不能轻易收场，不能就这么承认自己失败。我哪怕豁出这张脸，吵一架，闹一场，也要为马忠长争取一回。

“妈，你的不容易我们心里都记着，你生我二姐那年，冬天那么冷，租的房子是刚盖的新房，炉子一烧起来，四面墙上都渗水，你冻得棉衣棉裤外头又套着大号棉衣毛裤。我爸他拿着五百块钱，要出去为我们寻一个好点的房子，但是他一出门就把你忘了，到巷口李寡妇家躲了好几天，谁不知道李寡妇明开着一个裁缝铺，其实里头招赌博哩！等回来，他两手空着，钱输得精光。你气得哭，你迎风流泪的眼病正是那时节落下的根儿。我二姐生下来第二天，得了黄疸，没缓过来就完了，我觉得这都和他不负责任有很大的关系。”马兰诉说着，声音愤慨又激动。

这屋子真安静啊，静得好像屋里的人都死绝了一样。

双腿的酸麻已经不再那么钻心，向麻痹过渡。我暗吸一口气，把刚刚半坐的姿势又改为全跪。

马兰一口气说完，抚着自己的双膝喘息，气息急促，显得很激动。炕上的人依然没一点反应。

这个马兰，她的话是不是有点背离我们来之前确定好的方向呢？

“虽然那时节我还小，很多事我没亲眼看到过，但是妈，我长着耳朵呢，我也有自己的脑子，有些问题我早就反复想过。他这个人，有



些地方实在干得太过分。你生四妹那个冬天，他本来接了奶奶来是为伺候你坐月子的，月子里遭下的病还要月子里缓呢，你生二姐落下的病，就希望生妹妹后能缓过来。可四妹一落地，他一看又不是个儿子，他心凉了，不等你出月子就把奶奶送回老家去了。到了老家也不赶紧返回来照顾你，他还有心劲在老家浪亲戚，等他一圈儿浪回来，你已经出月子了。四妹最终送人，是你做的决定，但我知道，你有你的难处，你是又病又气，赌着一口气才把四妹送人的。娃娃那么小就送人，真的送走了谁最伤心呢？还不是你这当妈的！他回来不说自己有错，还把啥错都推到你头上，说你要求高，看不起山里来的奶奶，奶奶做的饭菜你不想吃，还嫌她脏。后来见到四妹他还挑拨，说奶头上的月朶儿能送人，都是你一手操作的，你是为了帮助我那不生养的大姨娘才把娃娃送人的，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。这叫四妹从小就恨你，这些年都不认你这个亲妈。可是我知道，妈你有多不容易，为了妹妹，你咽下了多少苦水，忍下了多少泪水。尤其每年妹妹的生日，你都要关上门一个人偷偷哭一场。”说到这里，马兰忽然顿住，不说了。

她在抽泣。

有风，在后面的窗户外，摇晃着果树。

我侧目看那些风。它们顺着果树枝叶的缝隙钻过来，才发现枝叶深处，除了繁密压枝的绿叶和青果，没有它们戏耍的余地。它们慌了，匆忙调头，往外出溜。但去路找不到了。它们迷路了。迷路的风像淘气的娃娃，一刻也不愿意逗留，它们抱住果子、揪住叶片，冒失地冲撞，乱乱地摇晃，只为找到回去的路。一些风撞得太猛，裂成碎片，牺牲在路上。一些风杀出重围，重新跑出去了，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，拍着小手，抓着树枝欢快地跃荡。玻璃干净得完全透明，那些叶片，一会儿正面向上，绿得发黑；一会儿又被翻个个儿，露出泛白的脊

背，露出叶子下躲起来睡觉的果子。好繁的果子，一嘟噜一嘟噜缀在叶丛间。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，只取玻璃最下面这一片，是一幅绝佳的画面。要是落在纸上，会是一幅难得的好作品。光、影、色、平面、透视，全有了。画名也有了，《硕果》。不，就一个字，《繁》。

我还没见过这么繁密又长势不错的果子。这得一个勤劳细心又懂得侍弄果木的人，不厌其烦地照顾，才能坐下这么满树喜人的果子。

是王福全。除了王福全，没有别人。张桂香的性子我还不知道么？她卖了几十年果子，靠卖果子的收入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女儿，但我能肯定，她所熟悉的打过交道的都是装在筐子里袋子里箱子里的果子，她的愿望是卖出去，高价卖，多赚几个。长在树上的果子和结果子的树木，她侍弄不来。这方面说她一窍不通，一点都不夸张。

王福全的儿女都已经分开过了。四季守着料理这一院子花草果木的，除了这院子里的主人王福全，还能有谁？从居家过日子，从细心耐性上看，王福全是个人人能人，可是他真是好男人好丈夫吗？换句话说，他会是张桂香这个再嫁妇人的好丈夫吗？出水才看两腿泥。

马兰抽抽搭搭地哭着。

她用纸巾擤鼻子，从一声浓重的“噗通”上，我听出她确实伤心了。伤感刺激神经，清涕从鼻腔深处骤然大量分泌，塞满了鼻腔。这是情绪突然失控、辛酸难禁才会有的。她把自己说伤心了。

我有点后悔，就不该听马兰的。由她带上我，来向张桂香下跪、服软、求和，取得她的原谅，达成最后的目的。马兰当时说得很有信心，她说：“姐，你就放宽心，都包我身上了，凭我这几年和婆婆斗智斗勇的经验，叫我拿下一个文盲妇女，是小菜一碟。她毕竟是我们的亲妈，你我都是从她的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撇过这一层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能有我婆婆那‘黑山老妖’厉害？”



马兰的婆婆我自然知道，确实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但她凭着一张灵巧的八哥嘴，一副笼络人的好手腕，一边巴结，一边敲打，绵里藏针，柔中带刚，几年深入浅出、你进我退地较量下来，婆婆那个出了名的刁婆子，硬是被我这个妹妹磨合成了又贤惠又懂分寸的好婆婆。

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，我被马兰打动了，不由得点头答应了。我当时觉得，马兰说得很有道理。试想，当我们姊妹双双往张桂香面前一跪，加上马兰一张巧嘴连哭带说带哀求加解劝，她张桂香除非是铁石心肠，就没有不被打动的道理。

我甚至已经设想了接下来的场景。张桂香被马兰说动了心，软了，疼了，哭着扶起我们，把我们姊妹双双揽进怀里，剧情达到了高潮，我们母女三人抱头痛哭、热泪交流。一切前嫌在这一瞬间纷纷化解，烟消云散。我们重归于好，又成了亲生母女。然后，张桂香随我们出发，我们去老家。马忠长正躺在我大伯家的土炕上，眼巴巴地等着。就这样，很多年前分离四散的一家人，重新团聚了，夫妇，母女，父女，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颠沛这些年，饱尝了各自命运里的苦和乐，最终却在父亲马忠长的老家做到了骨肉团圆。最后，马忠长在平静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张桂香站出来，不计前嫌，以宽容大度的姿态，原谅了前夫犯下的一切过错，掏钱送他入土，充分彰显了一个底层妇女最大限度的善良和淳朴。马忠长荒唐了半辈子，最后能得到这么一个结局，也算是圆满了，相信他走得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办完这些以后，我们再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，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马忠长成为我们的记忆。

还能有比这更好更理想更完满的结局吗？肯定没有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，是我们姊妹盼望的，也是马忠长老家的亲戚朋友期待看到的。更是马忠长弥留之际，拖着一口气在等待的。

这也正是我们姊妹眼巴巴地登王福全家门的原因。